

章太炎全集

(十九)

一 譯文集

華太炎全集



(十九)

—
譯文集

整理說明

根據《章太炎全集》整理計劃，《譯文集》收錄《斯賓塞爾文集》《社會學》，及《拜輪詩選》。

《斯賓塞爾文集》，最先連載於《昌言報》第一至第六冊、第八冊（1898年8月17日至10月30日，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至九月十六日），署“湘鄉曾廣銓採譯，餘杭章炳麟筆述”。

斯賓塞爾（Herbert Spencer）有時被譯成斯賓塞，為英國著名哲學家，被譽為“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”。《昌言報》第一冊《本館告白》：

斯賓塞爾為英之名儒，生平著述甚夥，專討求萬事萬物之根源，每假格致之說，顯微妙之理，實為考究新學者不可不讀之書，早為歐洲人士所推重。前天津《國聞匯編》譯其《勸學篇》，讀者莫不心饜意愜，惜未及譯全。茲本館覓得其全集，特按期譯登報端，以饗同志。其文新理絡繹，妙義環生，當亦諸君所深許也。

《國聞匯編》的譯文出自嚴復之手，對晚清學界影響甚巨。通過嚴譯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宣揚的“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”成為幾代中國人的信仰乃至口頭禪。

章太炎深受嚴譯影響，一度成為進化論信徒，成為嚴復追隨者，自擬於“嵇康之遇孫登”。但當章太炎對進化論有更深研讀，特別在與曾廣銓合作編譯《斯賓塞爾文集》後，他對進化論的信念發生動搖，由進化論信徒漸漸變為批判者，以為單綫進化論極富局限性。

本次《斯賓塞爾文集》整理，以《昌言報》連載為底本。

1902年，一個偶然機會，一次短暫的日本之行，使章太炎有機會接觸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理論，從而使章太炎思想發生一次巨大轉變。那一年，章太炎用兩個月時間將岸本能武太《社會學》譯成中文。這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第一部社會學著作，對於後世中國社會學而言，具有發蒙、奠基意義。第二年（1903），嚴復將英國學者斯賓塞爾《社會學原理》譯成中文，改題《群學肄言》。此後，社會學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界一門顯學，成為學者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的一種方法、一種理論依據。《忘山廬日記》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鈔錄章譯並評價說：

《社會學緒論》云：人類有各種科學，則有統一之二法：其一欲發見一切科學之原理，而據此原理以綜合一切科學者，是為哲學之目的；其二欲測定複雜之程度，而使一切科學從其發現之早晚而排列之，是為社會學之任務。故社會學與哲學，皆稱科學之科學也。

自有生民，至有史時代，前此數十萬年，其進化之力遲；至於有史時代，而進化之力速。忘山居士曰：世界自有文字圖畫以後，爲第一步進化；自有格致機器以後，爲第二步進化。格致機器學所以昌明者，倍根之力也，故第二次進化，較第一次更速。

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，章譯《社會學》由上海廣智書局鉛印出版，三個月後，忘山居士孫寶瑄就寫出了閱讀心得，由此可見章譯影響之一斑。

本次整理，據廣智書局光緒二十八年(1902)版。

這次整理編輯《譯文集》，還收錄由蘇曼殊翻譯、章太炎“增削”的拜輪《贊大海》《去國行》《哀希臘》等詩章。拜輪是英國十九世紀初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，也是一位爲理想而鬥爭的勇士，積極參加希臘民族解放運動，並成爲領導人之一。他的《哀希臘》等詩篇深受中國知識人喜愛，黃侃、梁啟超、辜鴻銘、馬君武、胡適、蘇曼殊等運用自己最熟悉的格式，如五古、七古、騷體等分別譯成中文。胡適《哀希臘歌自序》說：“此詩之入漢文，始於梁任公之《新中國未來記》小說，……後蘇曼殊以五言古詩體譯之。”

蘇曼殊是章太炎的好友，他們一起研習佛學，一起計劃去印度學佛，蘇曼殊一些作品如《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》譯文，均經文字大師章太炎點定、潤飾，這幾首拜輪詩也屬於此類情形。章士釗在致柳無忌的一封信中說：“曼殊真近代之異人也，自初識字以至卓然成家，不過經二三年。始在滬與釗共筆墨時，學譯囂俄小說，

殊不成句，且作字點畫，八九乖錯，程度猶遠在八指頭陀之下。一日，攬洋蚨三十，遺字於案，遁去。釗與陳獨秀大詫，而亦無法追之。後一年，走東京，復與同人文會，則出語雋妙，亦非輩流所及矣。然猶時煩太炎爲之點定，釗藏有所譯《去國行》數章，曼殊手筆及太炎增削之跡咸在。”（《甲寅週刊》第一卷第三十八號）

對章士釗的說法，也有不同意見。潘重規根據原稿，以爲《贊大海》《去國行》《哀希臘》三詩出於黃侃手筆，只有《贊大海》第五章爲章太炎所譯（潘重規：《黃季剛和蘇曼殊的文字因緣》，《大成》第二十八期；《黃先生譯拜倫詩稿讀後記》，《華僑日報》1971年6月30日“文學雙週刊”第十一期；均見謝櫻寧：《章太炎年譜摭遺》，第105頁）。諸說並存，僅供參考。

此次整理，據柳亞子編《蘇曼殊全集》，北新書局1947年本。

馬 勇

2015年8月

總目錄

整理說明	1
斯賓塞爾文集	1
社會學	43
拜輪詩選	159

斯賓塞爾文集

湘鄉曾廣銓採譯

餘杭章炳麟筆述

국립중앙도서관

국립중앙도서관

국립중앙도서관

第一論

論進境之理

言進境者，至嚙口敝舌而人或不能喻。非其言之難喻也，其所包者既深闊廣博，雖言進固不足盡之。假借以立號，緣不得已以定名，則言進云爾。今夫五洲之國，其戶口之多寡，版圖之廣狹，物產之盈絀，械器之良楮，貨殖之奇贏，法度之優劣，斯固可以進境言之矣。從而詢其人之志識學問，與其技藝，則其用在虛。大氣舉之，其思慮與神明往來，不可以校先後。進境之義，於此又非其剴切者也。至微之理，或虛而無所薄，迹象所不能顯，彼齠童之爲成人歟？野蠻之慕爲賢聖歟？非閱歷問學，不足以就，固也。然而饜飫於閱歷問學矣，其智慮或不足以運之，則是安足爲用也？今人類教化，所需於器物者愈多，斯似教化進境之準矣。庸詎知識見既精，閱歷既廣，則所待於用者，自不能不求其博，非因物而增識，乃因識而須物，斯亦自然之勢也。然則其內不足以表外，而其外乃可以表內矣。是故欲探隱索微，宜一切滌除其故見，譬之地球之變遷，滄海大陸之不能久，非深求地學，與考其變化之理者，無以知之。以是知凡事當得其比例，而後可考其進境何如也。

凡物之體質，與其生長消滅，德人嘗深格之矣。胡爾夫氏、葛伊特氏及方巴葉氏，其著述皆足以橫一世。余亦得其畧說，云植物之質，由種子化生而成樹，保蟲動物之胎卵而成體，其消長同，其變化則異。當其未判也，格而化之，其種種質若一焉，及爲二質，然後

有變化，其變化至於成人成物而後止。固知由一質之種，而變化至於無窮。吾於是知進境之理，猶是理也。夫地球之成果，衆生之成果，交際之成果，政治之成果，製造之成果，貿易之成果，語言文學工藝之成果，其始皆原於一，其後愈推至於無盡。蓋夫日夜相代乎前而未嘗息者，斯進境之說也。

由是觀之，吹萬不同，而同出於一塵點，則天文之理，亦以是求之，可也。姑以爲權輿太始之時，太陽與各星質皆爲散點，因歛而成積，則當其未積，與其質之尚散也。元氣睢盱，若一物而已，質同，熱度同，乃至種種形相，莫不皆同。既而漸移，若波浪之相驅者，於是空實積散內外熱度，其異如東西馳，以成夫旋轉速緩之不同。至於今日，吾儕所獲覩者此也，太陽與星，鉅細輕重既不一，其周行亦不能一，而各行星之繞太陽，與各月之繞行星，其異象更不可以縷指數也。大明赫赫，其熱度數倍列星，近天文家嘗以列星之熱度，皆受於太陽，體有高卑，故受有大小，其回熱亦有等差。自餘行星、流星，距度之遠近，軌道之高下，重心之離毗，吸力之遲速，體質之麁雜，比而觀之，然後知太陽與各星之質。詭形絕跡，以至於此也。嗚呼！吾不得太初之神人，與之論大塊之理，故所見局促於是，又安知是紛論錯雜者，其始固一質之點所積而成乎？

以是推之，又可以測地球。地學家云地球之初，化鎔之流質也。故今時下於地面十數里，猶有陰火潛蟄，其土壤猶若流質焉。吾是以知其初爲一質已。何者？凡化鎔之流質，如金在冶，雖雜以鑛鐵，未有不合爲一體，而成非金非鐵之一質者，是故熱度相等，其周圍則化水成氣，而氣之熱度必大，然氣中含熱，久且布散。其散

也，微漸而不能覺，雖昔之布散，較今日爲尤甚，然非更數千百劫，其變化成果，不能以顯。迨成果則爲將來地球之殼，而變化之胚胎可見矣。久之炎火喝氣，日以殺滅，則質點下沉，其積愈厚，初則化水，終則化爲塵埃野馬，至是必又得一理焉。熱度布散最速之處，大抵在兩極。是雖推以已知之理，所見不越宙合之內，然討論地質層次，其定理固不出此。凡地球之殼，分爲數層，每層變化，其上層則多於下層，其下層則速於上層。是故較上之層，其原質難知，加以后土富媼，有永遠不熄之火，時而爆裂，則既成之層，爲之變亂，方向漸移，故成金苗，而地亦因以殘破，其形易矣，故原質更不可知。地學家或云：“古山不高，其質亦不甚雜，高山皆近時物也。”如喜馬訥雅諸山，爲地球最新之變態。然則安知瀛海之底，不有是變態者乎？惟變態不已，故地面積土，一里之中，而有燥溼殊形，堅疏異質者。

天氣之變化，以區域殊。非直以區域殊，即數日間亦殊。是由地面之受熱度，勿能一致也。地球之熱，簸揚而散，搏聚而成積，則所受熱度，日見其懸殊，故今世有永冰之界，有不冰之界，有永冬之界，有永夏之界。地之高下，並時而呈形，突者成山，窳者成海。水已積流以成海矣，則地氣之變化愈多。何者？水之含熱，較氣之含熱爲能久，故一度之間，其溫涼必異於彼，與其地形之殊，土性之殊，層次之殊焉。今世以專門名學者，若地理，若地質，若礦苗，若星質，若天文，雖以畢身之力殉之，其得者僅若以錐視文。嗚呼！以大圜之奧博，視吾生微眇，曾不黍子若，而欲寫其形求其義，亦可悲也已。將求之於動植諸物，觀其曾經在世與現在在世者，而考其

所自來，則苦於無據，未易以物類推知也。然當其萌芽膏胚以前，亦必自一點始，則無疑已。雖然，以吾目之所覩，尋其氣母，索其本底，此種之化，由彼種與否。此類之茁，由彼類與否，則異同莫能辨也。是何也？既無徵驗，而求之於理，其理所趨，則不足以定一是。辨詰愈衆，而學者眩矣。夫地球之漫沒於水者，於面積三分而二，其平原島嶼叢榛巨篁之間，人跡或不能至，就其所能至者而言之，則考卉木、辨鱗羽者已希。頃歲以來，乃稍稍有志此者，其所推測，能必其是耶？且生物狃狃，無百年之壽。乃有朝生而夕死者，蜉蝣蟪蛄，萬物中不止十數也。求其先後層次，率以變化太速，無可引驗而退，然則其所已驗者，能必其可信乎？以余所聞相地之專家，或指一區曰：“此其下當有魚。”及掇視之，則有虺蛇焉。又指一區曰：“此其下當有獸。”及掇視之，則積潦無生物。諦視乃得微蟲蝦蟇而已，其不足取信也固宜。雖然，因是竟廢其學，則又非策也。人貴積思，學問始於廣聞見。今世學者，其訛謬誠衆矣。抑非專家之咎，其咎乃在聞見之不廣也。

人有得古物者，或雀躍大喜，以爲最古之物，非也。物之最古者，鎔變久矣。今予遺且不存，何自得之？夫我生以前，事理之蕃變，智識所不能知也。我生以後，事理之蕃變，智識所不能知也。或言地球之亡，可跂足而待，其語誠夸矣，亦安知其必不中也？由地球之有亡滅，可以知其必爲積點所成，可以知其日久而變化。然則古物之受鎔也，復何惑焉？物類生長之先後，必可信者，如脊骨類之先魚，以今之鱗物，無大異於古爲驗也。次魚生者則蛇，次蛇生者則獸，次獸生者則禽雀，是皆驗之骸骨石迹而可知矣。或曰地

之初變，非由水所冲刷，則魚蛇之屬，何以有古獸之骨？余謝之，曰爲斯學者，亦引其綱領而已。猝變之理，不解之惑，則不敢道也。

雖然，欲免是駁，則請以獸類推言之。獸之變化最多，其勢力因以最鉅。然如袋獸類，最賤物也，而其生最先；人於生物爲最貴，其生也亦最後。然則智力之鉅者必後生，其微者必先生，由是以知地球初層，其徧生魚類無疑也。然而果有人幽谷者，能得初層而履行之，則其所見生物，或有異於魚者矣。前乎魚者不可知，就吾所覩，則獨有魚耳。專家論是者，其文實繁，余不敢僂言，懷所欲陳，則盡乎此而止，其餘以俟高材特達之士。

由一而化萬，其理杳矣。吾勿論地球之上何所據也，地球之有人，是爲最新生物，其質點雜甚，其種類亦雜甚。其望而可知足以分別種族者，獨在四肢。賤種如生番，上體頗稱，而股足頓弛，僅若高等之獸。蓋其蛻獸骨以成圓首方趾之形者，他皆易故形矣，惟股足未盡易爾。貴種者，其股足肥碩，與獸絕異，此其大畛也。凶骨之形，賤種則蹙而小，其腦少精，故其知識微。貴種闊而鉅，其腦多精，其神經特足，故其知識盛。足以明微妙之理，足以就已知之理而推未知之理，此又其大畛也。雖然，凡人始墮地也，貴賤種皆嬰妮而已，不見其異，及其長也，而日見其不同。股之鉅，鼻柱之峻，目之睥，脣之平，頷骨之寬而不削，惟貴種擅之。彼曷爲有此變化哉？試求之墮地之初，則知其變化必始於一原矣。或曰人類不自一原出，此可以證種姓之不同，終不能謂生民之無所原也。於其所原者又求其原，則不歸於一不止。

請言教化，亦由一而變遷也。觀野人之起居食息，未嘗不與吾

等。其異之較著者，在男女耳。其男必果於戰，勤於漁獵操作，以一人之力而盡衛生之事。女則烹飪縫織，乳哺拊煦。故一夫一婦，足以自給，不求助於人。而喜與同類相離，久之則戰者不得戰，漁獵者不得漁獵，操作者不得操作。無他，便於此者，必不利於彼。故不能交相爲用，而民有揭林木以爭鬪者矣。鬪則弱者爲俘虜，而强者必爲酋長。於是有治人者，有治於人者。其一室之游牧，於是爲一隊之游牧，蓋非獨人類然也，雖禽獸亦有合羣以自衛者矣。方事之殷，勿能清權限，凡漁獵以食，築槽巢以居，必强者先之。然其所得者，亦無以異於其俘虜之民也。其民之處後也，未嘗不拊膺蹙額。以力誦於强者，而不得不任其先。習之既久，則治人與治於人者，其辨益明，乃有戴冕握璽以傳之子姓者。至其子姓，則操作漁獵之勞，悉以委之他人，而已專司治人之事。

當是時也，必有輔治者，其足以爲羽翼，則莫如教。吾觀古之眀庶，皆尊事其主，奉之若神靈。當其生時，於一言一動，莫不推而崇之；其歿，則繼起者又因襲以爲典章。愈古則愈重，其叔季之主，則以先後爲等差，然尊爲神靈一也。刑治教治，其行若比肩。以王爲教主，以王之支屬爲教師。雖今日文明高等之國，其遺意未盡掃除也。以是三者，又變化而生禮儀。凡尊崇之稱，始進諸天，繼進諸王，繼進諸大臣，所進者皆鉅人長者也。其女子勿治事，則不得與，由是男之畸重，女之畸輕，爲定制矣。自卑之稱，始於囚虜，其後臣民以施之朝覲，久則常人相酬酢者，亦撫拾用之。禮拜之初，由治者震怖於治之者，其後人主事天，不得不以此暴其懇誠，久則常人之聚散，必鞠躬拜跪，以志其悲喜。綜是數者，則風俗既成，而

本意亦漸失矣。由是刑治與教治，若分道而馳，以刑治之禮儀爲生人事，以教治之禮儀爲未有生與無生時事。其變愈曼衍，而事愈離其宗。故至於今日，有王，有大臣，有世爵，有紳士，有刑司，有稅關，有行省，有府州縣，有鄉團，皆以法律相鉗制，而教治實配之。其上自大教師，下至乎治葬者，及夫學堂之授教者，皆挾其所見以相詬厲，而教門始分，傳教者既人異法，家殊俗矣。列國之政與其禮節，又各乖異，故宦遊於鄰國者，輒犯其教規，觸其禁網，爲意計所不料也，此亦變之愈離其宗者也。

文教之國，有治於人者，其變態若微塵，而百工爲最。東方以執藝奇口腹者，役有貴賤，或爲人鬻髮折肢，則稱最下。西方則否，計學家嘗道之。大抵審曲面勢之屬，始各散處，人人爲饗殮計，久則以有無相易，陶冶弓廬，出其所餘以相資藉。既而合羣以成一藝，如造時辰表者、製玻璃者，皆是也。頃之，則一國之藝，分省而治。彼鑪鑄也，則此搏埴；彼繅絲也，則此績棉。及舟楫愈通，行者以崇朝相期，則負販轉運之事起，而海王之國成。是故生人芽蘖之初，怙其膂力，以漁獵自贍，什伍相聚，則繼此作也。又繼此而後成國，則攷工始精。而器用之良窳，物產之美惡，必睨一國以爲鵠。一國澶漫，則又睨一郡一邑以爲鵠。其市列之有聲者，於此又爲其上選，而粗工無所鬻其技矣。

又徵諸言，人之初言，喜怒哀樂，皆作一聲。觀動物之啼號也，其情萬殊，而聲如出一管，未可以辨角徵，審穆羽矣。人果類是與否？不可知。然始以脣吻達意者，亦僅有動靜與名物二語耳。其後支流餘裔，日以繁賾，記動靜者，析動靜爲二；記名物者，分虛實

爲二。其氣之緩急，時之先後，事之等級，物之盈歉，又各爲標識，則又有以連語譬況者，有定其形勢審其位次者，有助動靜附動靜代名物者。辭氣既備，人始得以言道意。大抵語言文字之變愈繁，其教化亦愈文明，英國所以表西海者，其以此夫。

求語言之源，復有一術。凡字同而義異，與義同而字異者，卮言日出，莫可名狀，然就其支離，可以深求其理。人初有語言也，固不能徧包衆有，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，則引申假借，歸之一語。俄而聆其言者，眩惑如射覆矣。乃不得不爲之分其塗畛，而文字以之孳乳。至於末世，有數字之義，祖禰一字，而莫能究其原者，非覃思小學，孰能道之？今英語大數，無慮六萬餘言，言各成義，不相凌雜。蓋自書契之作，斯爲最廣矣。語言之初，或曰自一種始，或曰自二三種始，此非辯論所能定也。環乎地球，戴髮植趾者，其語言以國異。且以國分派，如歐印派是已。非特絕域也，一區之中，十里之邑，而方言殊焉。然則風輪之轉，與語言之推播，其漸可見矣。

有語言，然後有文字。文字與繪畫，故非有二也，皆昉乎營造宮室而有斯制。營造之始，則昉乎神治。有神治，然後有王治。按《尚書》舊說曰五世之廟，可以觀怪。又禹鑄鼎象物，屈原觀楚寢廟作《天問》，知古者中國亦如是。今奧大利亞與南亞非利加之野人，嘗堊涅其地，彤漆其壁，以爲畫圖。所圖者非人類爭戰，即上古異事，其國大率敬神之國也。埃及阿西利亞之法，自祠廟宮寢而外，不得畫壁，其名分愈峻。當是時，布政之堂與祠廟爲一，故畫圖爲典章所不能廢。其朝覲儀注繪諸此，其戰勝奏凱繪諸此，其民志馴服，壺簞以迎繪諸此，其頑梗拒命，終爲俘馘繪諸此。其於圖也，既史視之，且會典